

侠盗李开府

侠盗李开府

董庭波 李常耕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俠盜李開府

董定波 李開府 / 江蘇人民出版社

第一部 刀影侠魂

一、怪人二李

明末，在留都南京的江宁县龙都有个杨柳湖，湖边有片杨柳树林，林中坐落着杨柳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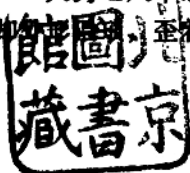
近几年来，杨柳村突然出现了两个怪人，而且同姓李，大刀李开府，大财主李为禄。

说他们“怪”，是因为两人都是性情乖僻，浑身充满谜一般神秘色彩的人。

李为禄比李开府先出现在杨柳村。他一到这里，村上便轰动了。

杨柳村上有一座豪华的山庄，始建于明朝初期，是一位宰相的家宅。庄内房舍通道雕栏画栋，假山亭榭金碧辉煌，四周布以高耸院墙，朱漆大门上横卧一匾，上书四个草书：“杨柳山庄”，字如银钩，笔似铁划。山庄传至明末，尽管主人已家道中落，但其豪华气派仍让村上人咋舌。

大约七八年前的一天下午，一个蓄着八字胡，身材高挑却



B 108970

重金买下了这座山庄，成了山庄的新主人。于是村上多了个怪人。

此人便是李为禄。谁也不知他的来历，也不知他买山庄花了多少钱，更不知他究竟有多少财富。

自打李为禄搬进“杨柳山庄”后，谁也没有进过他的门。他除了雇用两个看门家丁外，家中还有什么人，谁也不知道。你若想从那两个家丁身上打听，也是枉然。因为两个家丁都是哑巴，什么也不会说。

他自己养了一条大狼狗，身架大得吓人，但他却不许别人养狗。他到村上第三天便贴出了一个告示，于是第四天村上所有的狗都被人毒死了，而且谁想再养，不出两天那狗就会莫名其妙地倒毙在村口。

他好赌，没有赌便不行。平时，他把自己关在庄内，像一个隐居林莽的野人。但每天下午未时，谁都会看见他准时地牵着狼狗踱出庄门，去街东头的一家赌场过瘾。他的赌品极好，从不恃强，输了也不发急。但他却极不会赌，而且运气极坏，输多赢少，或者说根本就没赢过。每到天黑，他口袋里的银子总会全数输进别人的口袋中。

然而，只要一出赌场，他便像变了个人，吝啬、刻薄而且凶狠，谁也休想再占他一个铜板的便宜。谁若是借他的钱而到时不还，他便会放狗咬得你鲜血淋漓。他站在一旁冷眼看着，眉头都不皱一皱。但是，他也从不占别人一文钱的便宜，借他一钱，只要你还一钱，决不多要半文，吝啬之中又显出奇怪的公平。

没有人能摸准这个怪人的脾气。村上人痛恨他平时的冷酷和吝啬，但却极爱他在赌场时的人品，因为在那里谁都

可以大胆地与他赌，而且总能赢光他带的钱。

相比之下村民们对大刀李开府倒较为熟悉，或者说，对他的过去比较熟悉。

李开府就是杨柳村人，老人们都还记得，他小时就很特别，据说能隔着衣服看清别人的内脏，埋在土里的东西他一眼便能认出，大家都说他有一身仙气。

然而“仙气”不能当饭吃。李开府自小父母双亡，是个苦命儿，一年四季只有一身破棉袄——天热时抽出棉花，天冷时再塞进去。

李开府十岁那年，村上来了一个老头。那老头会飞，而且飞得极快，能眨眼便失了踪影。老头把无依无靠的少年带走了。这便是村里老人们所熟悉的过去的李开府。

一晃就是三十年。就在李为禄买下“杨柳山庄”的三年后，李开府突然回到了杨柳村。此时他已是中年汉子，而且成了“大刀李开府”。

对于“大刀李开府”，别说年轻人，就是村上的老人们也不熟悉了。因为至今也极少有人见过他的面。但他的归来，却比李为禄当年花巨款买下“杨柳山庄”更为轰动。

那年，龙都来了个本领十分了得的采花大盗，专在夜间用迷香糟踏良家妇女。江宁县令派了好几拨捕快去缉拿他，总无所获。正在县令一筹莫展时，那采花大盗的尸身忽地躺在了县衙门口，身上只有一道从左肩直到左胯的伤口，一望便知是一柄大刀所砍。在死者的脑门上，贴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
三十年前从仙去，回来住在土地庙，
奸恶之人无好报，叫他吃我这一刀。

大刀李开府

望着这个留名，人们一下便记起了三十年前的那个苦少年。于是大家纷纷扬扬地传讲开了：异人李开府下凡了！

人们怀着敬意一窝蜂地去找他，但土地庙里却没有他的人影，在供桌上却另有一张纸条：

土地庙中自为家，来去无踪闯天下，
乡邻若有不平事，庙中留条便可啦！

大刀李开府

还真有人在庙中留条告状，或告某人欺男霸女，或告某人敲诈勒索，逼财害命。想不到竟灵验得很，只要所告属实，为恶者第二天必遭李开府的惩戒：或失财于家中，或毙命于刀下。

村民们由此而把他敬成了神！

但李开府却不是神。极少数见过他的人都一口咬定，他成天是一身灰衣灰帽灰布鞋，实在普通得很。但却说他会飞，就跟当年那个老头一样。

李开府确实确实不是神，只是有一身好本领而已。要说他的“飞”，其实只是一种轻功。他的师傅是武林中的一个异人，把一身本领都传给了他。

李开府是靠刀成名的。但谁也不知他使的是什么刀，又是如何使刀的。有人说是一柄宽刃厚背的大铡刀，也有人说是一柄鬼头大砍刀，更有人说是一把巨大的切菜刀——杀人就像切菜一样的快、狠、准。

到底他使的是什么刀呢？

没人知道。反正刀光一闪，知道的人就死了。只有死人看过这柄刀，但死人却无法再告诉别人了。而且最奇怪的是

那些极少数见过他的人都一口咬定没见过他有刀——那一身灰衣装扮，若有刀是绝瞒不过人眼的。于是有人便猜测他使用的是别的什么兵器。然而，李开府回来后，除采花大盗外，一共只杀过三个人，现场除如以往那样留下了“大刀李开府”的字笺外，三具尸体的伤口都是刀砍的，平整而光滑，除了一刀砍下，没有别的兵刃能砍出这种伤口。

这一刀从左肩直劈到左胯，三人都死于这一刀之下。大刀李开府没使过多余的第二招。

其实，只这一刀就足够了，足够让一个人永远地倒下去。

这就是李开府的刀，一把人们从没见过的刀，一把好快又好狠的刀！

李开府的刀让人心惊肉跳，但他从不滥杀无辜。他所杀的四个人都是大奸大恶之徒。此外，他还是一名侠盗，经常出入一些富豪商贾的深宅大院，劫取有数的银两来扶弱济贫。那些穷人家和过去曾接济过孤儿少年李开府的贫困村民的床头，常有他送来的银两。

财主们家中失窃，明明知道是李开府所为，可又拿他无可奈何。

可以说，几年来整个江宁县的大小富户，他都光顾过了。可有一人却例外，虽然他是江宁第一富户，可李开府却一直未曾骚扰过他。他就是“杨柳山庄”的新主人李为禄。

好奇怪！

于是传言纷起。有人说这全凭了李为禄为人奇怪的公平，让人挑不出大错来，所以李开府不去找他麻烦；也有人说李开府是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，看在同村又是同姓同宗份上，放

了李为禄一码；更有人说李为禄也不是个好惹的角色，别看他外形猥琐，说不定也是个极有本领的异人，而且山庄内布满了机关暗道，使李开府心有忌惮……总之，不管传言如何，几年来二李之间确实井水不犯河水，给村民们留下了一个奇怪而难解的谜。

就在此时，江宁县突然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特大的命案，轰动了全县。在这桩桩血案的曲折发展过程中，随着李为禄、李开府的介入，这个难解的谜反而被搅得更糊涂了。

二、关东二刀

这桩桩特大命案不能不轰动全县。因为它实在发生得太惨，而且事关大家原本十分崇敬的大刀李开府。

李开府在劫银时杀人了！

只五个晚上，江宁县五个财主家的银钱均被洗劫一空，而且举家除留下户主一人外，全被杀光。五家被杀的，不多不少合起来整整百人。现场不仅留了李开府的字笺，而且每具尸体上都受了从左肩到左胯的致命的一刀，一人一刀，刀刀相同。

除了李开府，谁还会这样杀人？

而且所杀的百人，皆属无辜之列，就连侥幸留生的五个户主，平时也无多大劣迹。

五个户主面对惨祸，痛不欲生，不愿再沉默了，公推其中的居财主和宋庄主去找新上任的江宁县令，联名请来了“关

东二刀”两个杀手：一个叫万刀马杰，一个叫快刀公孙录。

据言，这两个人都是使刀，且都以用刀的狠、快、准而闻名关外。这次是被请来找大刀李开府晦气的，要比比哪个的刀法更快、更准、更狠。

这一日，龙都沸腾了。据说这两个杀手已与李开府约好，今日正午比斗。于是一大早，土地庙前就围满了人。昨天下午贴在庙门上的大纸上有“纳命来”三个字，底下画了一把正在滴血的刀，一个骷髅头。这是两个杀手的记号。这张纸现在还在。

居财主和宋庄主早就到了。居财主是个矮胖的老头，以前被李开府劫过三五回，少了百把两银子，并不心痛。可这次，他不但倾家荡产，连老婆、孩子也被杀了个精光，故而把李开府恨了个洞！他伸长脖子面向村头，巴望着两位杀手早点来为他复仇！

时近正午，村头忽然尘土飞扬，远远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惹得众人的心咚咚直跳。居财主精神一振，叫道：“来了！”

果然，只见村头官道上泼刺刺奔来十数匹骠悍无比的关外宝马，片刻间已近眼前。当首两骑上坐着两个人，威风凛凛，杀气逼人。左边那人身材魁伟，着一身青衫，敞着多毛的前胸，肋下挂着一柄四尺长大刀，既宽且厚，隐隐透出一股寒气，和平常人所用的刀大是不同。另一人身材高瘦，猿臂蜂腰，却打扮文静，一副儒生行头，坐在马上似乎十分潇洒。他肋下没挂刀，却在手中把玩着一把折扇和一柄寸许长的小刀，刀薄如纸，在阳光下一闪一闪，耀人眼目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众人一见这为首两人，已知必是快刀公孙录和万刀马杰了。

十几骑在土地庙前停立住，其中猛地飞出一骑，马上坐着个黑衣汉子，手握一面铁杆大旗，上面画着个骷髅，虽是白天，仍见这骷髅鬼气森森。旗子被风一吹，甚是吓人。

那人手舞大旗，朗声叫道：“关东豪杰威名在，流水无情万刀来，南来特会李开府，快刀斩得大刀败！”说着，但见他单手一扬。众人只觉眼前红光一闪，那面沉沉的大旗竟被他扬手扔出，直插在土地庙的门前。

红旗插下，马上的骑士们忽啦啦偏腿下马，为首二人径向土地庙前走来。

场上众人早被这气势吓得惊魂失魄，百十人众竟不敢喘一声大气。

居财主和宋庄主见二人走近，不由抢上一步，颤声问道：“二位大大……大侠，就是‘关东二刀’吗？”

那瘦高个子点了点头，胸前刀光一闪，小刀在手中转了个圈子，道：“我是万刀马杰。”说着一指另一人，“他是快刀公孙先生。”

居财主与宋庄主忙上前施礼，正要开口寒暄几句，猛听公孙录问道：“银子在哪里？”说着圆睁双目，电也似地盯在二人脸上。

宋庄主吃了一惊，慌忙道：“二位大侠，银、银子早已备好，一共千锭十两足、足银；要银票也行，是江宁府、府衙的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四周众人已明白“关东二刀”这次前来是收钱杀人的。杀李开府，众人有点于心不忍，但李开府这番劫银

后又杀人的手段也太过毒辣，实属该死。眼下李开府强敌环伺，众人也不由为他捏一把汗。

只听公孙录叫道：“要银票有什么用？孩子们，去抬了银子过来！”

话音刚落，身后数名大汉应了一声，跟着便要上来抬银子。宋庄主与居财主脸色一变，忙拦阻道：“这个……怕是……”

公孙录一愣：“怕什么？”

马杰伸手一拉公孙录，道：“我想你们是要等我们杀了李开府之后再付钱？”

宋庄主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并不是我们信不过二位，只因为我们五人已倾家荡产，这一万两银子也是借来的。只要你们杀了李开府，为我们报了仇，银子马上就是你们的了。”

马杰点头道：“说得是。也好，我们就露两手给你们看看。要不然，你们还以为我们是混饭吃的呢！”说着，猛地一拉衣扣，长衫落下，露出里面的紧身衣襟来。

众人一看，皆吃了一惊。但见他一身衣服上面白光闪闪，全是小口袋，里面插满了寸把来长的小刀。众人明白了，马杰之所以叫万刀，就是由此而来的。

此时，但听马杰低吼一声，双手平举，折扇递在一名黑衣汉子手中，身形一转，双手猛地一扬，口中大喝道：“宋庄主，别动！”

说话之间，白光一闪，只听“笃”的一声，一柄白色小刀直插在宋庄主身后的庙门上，直没至柄，几乎擦皮而过。

宋庄主大吃一惊，方要拔足离开，猛觉眼前白光急闪，数十柄飞刀插将过来。但听“笃笃”连声，响如爆豆。而那马

杰的双手则越扬越快，到了后来，几如千手观音一般。他面前三丈之内，几乎全被刀光所笼罩。宋庄主早被吓得寸步难行，双目紧闭。

片刻之后，只听马杰笑道：“宋庄主，请上前一步。”

宋庄主一惊，倒也听话，睁眼向前走了几步，回头一看，不由吓得魂飞天外，只见身后那庙门上，飞刀密布，排成一个人形。飞刀虽多，却无一点多余，也无一刀走漏。再看看马杰，那一身衣袋中的小刀全都不翼而飞，竟一柄也未留下。宋庄主摸摸头皮，几疑是在梦中，心中嘀咕道：“我的天啦，只要他稍有偏差，今天我便死在这儿了。”

此时，马杰面不改色，甚是得意，顺手脱下那满是口袋的衣服，扔在地上。一名黑衣人忙从马上的一口箱子里取出另一件衣服给他换上。那件衣服上也是布满了口袋和飞刀。

公孙录见兄弟扬威，也不由技痒，斜眼打量了一下，然后走到土地庙前，将那一排桌上的酒杯取来十个，并排放好，叫道：“你们看好了。”

但见他吐气扬眉，双目圆瞪，猛地右手一扬，肋下长刀已然出鞘。众人只见偌大一柄巨灵大刀，在他手中，只一闪，“当当当”一阵声响，十个酒杯竟被拦腰砍断。上截寸许长的杯环落在地上，摔得粉碎，而底座却纹丝不动，仍留在桌上。运刀竟如此准、狠、快、巧，没有上乘功夫是断断不行的。

场上众人哪里见过如此身手？全都张大个嘴，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齐声喝彩。

居财主、宋庄主惊喜过望，双膝扑通跪倒，涕泪双流道：“真是上天有眼。李开府呀，你这次是死定了！”

公孙录收起刀，回头望望时刻台。此时日已中天，离正午已近。公孙录问道：“喂，李开府那小子还没有来吗？”

居财主道：“两位大侠，我昨天已将二位的条子留在了土地庙前，约好今日正午决战的。”

马杰道：“留条？没见他人吗？”

居财主道：“没见人没关系，只要留条，他是一定会来的。”

公孙录“哼”了一声，似是不信。马杰却道：“那好，就再等一会儿吧。若是不来，对不起，钱银我们可是要带走的。”说完，接过随从递过来的折扇，在手上轻摇了几下，双目流转，一双色眼四下在找寻女人。

日影移动，转眼已到正午，却仍不见动静。公孙录哈哈笑道：“正午了，李开府怕是不敢来了吧！”

话音刚落，蓦地远处传来一声长啸，众人一齐抬头看去，只见由远及近，一道灰影在杨柳树顶上飞跃而来，其快无比，如一道轻烟，转瞬即至。人未到话声已传了过来：“‘关东二刀’两位仁兄，小弟李开府应约准时前来！”

三、致命刀法

话音未落，只见天色一暗，由正东杨柳树梢上飞落下一条人影。灰衣灰帽灰布鞋，身材高挑，面如重枣，双眉入鬓，英武异常。年纪在四十岁上下，双腮刮得干干净净，不见一根胡须，双手拢在袖中，袖筒随风左右飘舞，全身上下却不见

有何兵器。

这就是李开府？四周顿时人头攒动，群情激扬。

和马杰比，他矮一些，和公孙录比，他瘦一些；但李开府那一身的英武浩气，却是二人没有的。

人们贪婪地盯着他。龙都的许多人受他恩惠不小，却难见这位侠盗的真面目，现在哪个不想多看他几眼？

李开府没有说话，拿桩站定后，一双虎目中射出电一般的光芒，紧紧盯在“关东二刀”的脸上。

公孙录只觉一股威力逼来，心中不觉一凛，忙定了定神，正要上前说话，却听李开府沉声问道：“你们就是‘关东二刀’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公孙录冷冷地应道。

李开府问：“你们要杀我？”

公孙录还未答话，居财主冲上来道：“是的，是我们五个被你害了家小的人，合伙借了万两白银来要你性命的。你把我们几人的家抢个精光，还杀了我们的妻小，还有点人性么？我……”

李开府道：“你错了。我李开府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这几起案子根本不是我做的，今日我就是来分辨这事的。”

宋庄主叫道：“你想赖帐？若不是你干的，我妻小的尸上怎会有从左肩到左胯的伤口？除了你，哪个还会有这种刀法？”

李开府不屑一顾地答道：“伤口是可以作伪的。”

居财主道：“我的家小被杀以后，墙上留下的‘大刀李开府’五个字又作何解释？”

“这些字人人会写。”

宋庄主早泪流满面，叫道：“可怜这次却是沾着我女人

的血写的呀！李开府，你这没有心肺的，我和你拼了！”说着，双目中几欲喷出火来，纵身就要扑上。众人听此惨痛之言，也暗暗埋怨李开府做事太绝，均有忿忿之色。

公孙录拦在宋庄主身前，将他阻了回去，然后转身问李开府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李开府动也不动，仍拢着袖子，口中道：“有。”

公孙录问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李开府道：“此事与我无干，纯属有人栽赃！”

公孙录哈哈大笑道：“李开府，你不是英雄！大丈夫敢做敢说，既干了，就不要赖帐。如果你怕了，就乖乖地俯地纳降，给爷们磕个头，或许我会给你个痛快。若不然，我会让你当众出丑，活受罪的。”

李开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哦？杀气如此之重？”

“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既然有人出钱来叫我哥俩杀你，那我只好凶狠一些了。”

李开府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公孙录，你原在关外，我不知你是何许人物，但就我这两天所见，你不像是个好人。”

公孙录不怒反笑，乐呵呵地道：“哈哈，我本就不是好人，只要有钱可拿，我连亲娘老子也敢杀！”

李开府转向一直默然观看的马杰，道：“马杰，你到江宁三天，就夜入民宅，用迷香坏了三个姑娘的贞节，似你这等大奸大淫之人，我今日必要让你添一道口子回去，好让你此生有个记号。”

马杰笑道：“那再好不过。李开府，你的大刀在哪儿？”

李开府淡淡一笑道：“刀在心中留，无刀即有刀。颐指神刀飞，罡气通九霄！”

马杰、公孙录心中同时一惊，暗道：听他这似歌非歌的几句话，莫非他已将刀练到了以神驭刀，刀光一出，即取敌性命的境界了？公孙录怕兄弟吃亏，当即拦在马杰的身前，缓缓拔出长刀，沉声道：“拔刀吧。”

李开府冷然一笑道：“公孙先生，你在关东，我在江南，本来咱们井水可以不犯河水，我劝你还是回去吧。不然刀一出，必见血光，若是我出手太狠，伤了你的性命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

公孙录哈哈笑道：“我风闻江南大刀李开府一柄大刀既狠且快又凶，正想领教，你再也不拔刀，我可要动手了。”

李开府站在原地，动也没动，双手依旧拢在袖中，袖筒随风左右飞舞。

此时，场内外鸦雀无声，每个人都拎着一颗心，等着这场生死决斗的开始。但过了好一会，双方却都没出招。公孙录不是不想动手，而是他忽地发觉由李开府身上隐隐透出了一道杀气，渐渐向自己逼来，而且越来越浓。在公孙录的眼中，此时的李开府已变成了一把刀，一把出了鞘的金光闪闪的刀。人和刀已融成一体，分不清哪是人，哪是刀。因为现在李开府就是刀，刀就是李开府！而现在这柄刀正指向了自己。

公孙录的瞳孔在收缩，他感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压力，竟使他的手在发抖。他知道，照这样下去，如果再不先出手，恐怕就没有先发制人的机会了。

大刀一挥，手腕急扬，公孙录出手了，只见一片森森的刀光向李开府卷了过去。

李开府依旧没动。待刀及身，众人惊呼声，刀光之中

的李开府却已没了踪影。公孙录心头一惊，猛觉身后一股杀气逼了过来，忙不迭抽刀转身。回头一看，李开府果然早已站在了身后，并且冷言喝道：“公孙先生，如你再不听我良言相劝，我可要用刀了，到时莫怪我手下无情！”

公孙录冷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根本不会使刀，只是仗着轻功了得而已。李开府，你光躲有什么用，有胆量就站着别动，我俩好好比试比试，你敢么？”

李开府点头道：“再好不过。从现在起，我就站着不动。但你注意了，一旦我用了刀，如伤了你，可别后悔。还有，如果我动了一步，哪怕只是动了一小步，也算我输了，任你怎样处置！”

公孙录大喜。说老实话，他已知自己不是李开府的对手，但若以自己的武功逼李开府移动一步，却是不在话下的。

正思忖间，只听李开府又道：“我们比试，只限一招，你施刀，我施刀，只一刀分出胜负。我用杀手，你也用杀手，看哪个更快更狠，一刀分生死！但如一刀分不出胜负来，也算我输！”

公孙录听了，更窃喜不已，道：“好！”他已想好，万一一刀不中，就抽身而去，只要一出圈子，李开府的刀够不着，自己就胜了，当下忙接口道：“你拔刀吧。”

“不用你关照，该拔刀的时候，我自会拔的。”

公孙录不再说话了。他暗运真气，手上青筋顿时凸起。只见他紧攥刀柄，迈动双足，在李开府身周急速地转了一圈，他想在“杀气”里找出破绽。

圈子越兜越小，公孙录脚步不停，双臂轻扬，全身骨骼咯咯直响。